

孔尚任与《会心录》

刘 辉

孔尚任著有《会心录》四卷，见于《阙里文献考》、《清朝文献通考》、乾隆《曲阜县志》、《清史稿》等多种史籍记载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三十三《子部杂家类存目》云：“是编杂采古人清言佳事，略如沈括《清夜录》、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之例。自序云：‘不考出外，不次先后，不分体例，间有复讷者亦懒于删。盖林居多暇，姑以寄意而已，非有意于著书也’。”容肇祖《孔尚任年谱》、袁世硕《孔尚任年谱》、台湾陈万鼎氏《孔东塘先生年谱》及汪蔚林《孔尚任诗文集》皆注录“未见”。

最近，承蒙山东省济宁地区文物局张焕璞、宫衍兴等同志热情相助，看到了近年来在曲阜、泗水一带新发现的孔尚任遗著及其他珍贵史料。其中，有一册不详何人在封面上题为《孔东塘墨迹》。此册装璜精致，次青纸，金字，共十二面。每两面为一篇，共六篇。每篇后皆有“孔尚任”、“季重”两枚印章。校之我以前所见孔尚任墨迹，如《昭代名人尺牋》、《历代名人扇面》、《题颜修来羽猎图》，字迹一致，尤其“孔尚任”印治完全相同，显系孔尚任墨迹无疑。细读文字，则是多年梦寐以求的《会心录》，使我第一次领略到《会心录》的内容、情趣。现依原件顺序，抄录于后。因无篇名，姑以数字相标。

一

园花按时开放，供吾玩赏。因即其佳称，待之以客焉。梅花，索笑客。桃花，销银客。杏花，倚云客。水仙，凌波客。牡丹，酣酒客。芍药，占春客。萱草，忘忧客。莲花，禅新客。葵花，丹心客。海棠，昌州客。桂花，招隐客。菊花，东篱客，兰花，幽谷客。酴醾，清叙客。蜡梅，远寄客。须是身闲，方可称主人。

二

王播善属文。时王俭使宾客类事，多者赏之，河宪为胜，赏以五花簪、白团扇。播后至，操笔立成，文词华美。乃命抽宪簪取团扇，登车而去。

三

六桥桃花，人争赏玩，其幽趣有六，未易领会。其一，在晓烟初破，霞彩影红，微霞轻匀，风姿潇洒，若美人初起，娇怯新妆。其二，明月浮华，影笼香雾，色态嫣然，夜容芳润，若美人步月，丰致幽闲。其三，夕阳在山，红影花艳，醉春力倦，妩媚不胜，若美人微醉，风度羞涩。其四，细雨湿花，粉容红腻，鲜洁华漾，色更烟润，若美人浴罢，暖艳融酥。其五，高烧庭燎，把酒看花，瓣影红销，争妍弄色，若美人晚妆，容冶波俏。其六花事将阑，残红零落，舞条未脱，半落半留。画之封家姨无情，高下陡作，使万点残红，纷纷飘泊。扑画撩人，浮桥沾席，意况笔骚。若美人病怯，铅华消灭。

六者，惟其赏者得之。又若芳草留春，翠茵堆锦。我当醉眠床席，咏歌畅怀，使苍片历飞，满衣残香，隐隐扑鼻。梦与花神，携手巫阳，思逐彩云飞动，幽欢流畅，此乐何极。

四

谢安之屐也，嵇康之琴也，陶潜之菊也，皆有托而舒其癖者也。古未闻以色隐者，然宜隐。孰有如色一遇冷容，令人名利心都淡，视世之奢蝸角蝇头者，殆胸中无癖，卒怅怅靡托者也。真英雄豪杰，能把臂入林，借(?)一个红粉佳人作己(?),将白日消磨。有一种解语言之花竹，清消魂梦，饶几多枕席上之烟霞。须知色有桃源绝胜，寻真绝愁，以视买山而隐者若何!

五

陶诗胸次浩然，其中有一段渊诗朴茂不可到处。唐人祖述者，王右丞有其丰腴；孟山人有其闲远；储太祝有其朴实；韦左司有其冲和；柳仪曹有其峻洁，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。

六

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坡公生日，置酒赤壁矶下。倨高峰，俛鹤巢。酒酣，笛声起于江上。客有郭、尤二生，颇知音，谓坡曰：“邃声有新意，非俗工也。”使人问之，则进士李委，闻坡生日，制一曲，曰“鹤南飞。”以呼之使前，则青猷巾紫裘，腰笛而已。既奏新曲，又快作数弄，嗻然有穿云裂石之声，坐客皆引满醉倒。委袖出佳纸一幅曰：“得一绝句足矣!”坡笑而许之，曰：

“山头孤鹤向南飞，载我南游到九嶷。

下界何人也吹笛，可怜时复犯龟兹。”

※

※

※

※

我所以断定这册孔尚任墨迹为其所著《会心录》，首先是因为它的内容确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云：“杂采古人清言佳事”，在孔尚任隐居石门山中时，或读书之后，偶有所得；或睹

物生情，别有兴味，信手拈来，“姑以寄意而已，非有意于著书也。”故《四库全书》列为“子部杂家类”。从体例上看，亦略如沈括《清夜录》、周密《志雅堂杂钞》，文字可长可短，不拘一格。

其次，此册为孔尚任后人所存，据云：原为四册，十年内乱，散失三册。据此，我疑为，此册就是《会心录》中的一卷，四册，即为完整的四卷。而现知孔尚任一生著述中，为四卷本者，仅有《会心录》一种。不知其他三册，尚存人间否？若能在作者梓里，广为搜检，全帙复现，则尤为深望也。

至于《会心录》的写作时间，当作于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至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隐居石门山读书期间，正是孔尚任在《会心录》自序中所说的“林居多暇”之时。而上引一文中“以视买山而隐者若何”之语，考之《石门山集》卷一^①载有《买山券》一文，皆为同时之作。斯时，孔尚任尚未涉足官场，在石门山中过着悠闲自适的生活，视野狭窄，因而既无“呻吟疾痛之声”^②，亦非愤世嫉俗之作，思想内容显得较为平淡，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孔尚任青年时代的思想、情趣。对于全面而准确地评析这位伟大的戏曲家，《会心录》的发现，它的价值是不待多言的。

注：

^①见清初刻本《石门山集》。《石门山集》刻本亦是此次山东之行所首见，仅存卷一。它的发现，使我们解开了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疑窦，即孔尚任的《石门山集》和《石门集》是两个集子。前者是孔尚任早期的文集；后者是孔尚任罢官归家后的诗集（见孔传铎《东塘岸堂石门诗全集序》），很多研究者把它们混淆了。刻本《石门山集》书影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《戏曲曲艺》卷175页。

^②《湖海集》卷八《与田纶霞抚军》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